

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CNKI) 来源集刊
《中国周边外交学刊》获得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
(复旦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 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中国周边外交学刊

2017年第二辑 (总第六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崛起及其对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影响： 以印尼为例*

[文莱] 云昌耀

【内容提要】东南亚华人主导着大多数东盟国家的私营部门，他们既是对中国重要投资者，也是其他相关交易的中间人。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华人社群的影响力有可能大幅提高，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也会更加密切。本文以印度尼西亚华人为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动态关系。首先，讨论这些华人社群的历史轨迹及其多样性；其次，讨论在苏哈托时代实施的歧视性同化政策，如何迫使华人消除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最后，对当代印尼华人的文化政治以及中国崛起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进行评估。

【关键词】中国崛起 东南亚 华人社群 印度尼西亚

【作者简介】云昌耀 (Hoon Chang Yau)，文莱达鲁萨兰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所人类学副教授。

华人社群是几个世纪以来，从中国向世界不同地区的各种移民浪潮所形成的。2015年，据估计，全球的海外华人人口约为4350万人，其中近3150万人生活在东南亚。^①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

* 本文曾在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与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转型中的中国与东盟关系：分歧管控与合作共赢”国际研讨会（2017年5月28日，上海）上宣读。原文为英文，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宋兴艳译成中文，作者本人校。

① 数据摘自台湾侨务部门，<http://www.ocac.gov.tw/OCAC/Pages/VDetail.aspx?nodeid=33&pid=10>。

海外华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给中国带来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多达2/3。他们的文化认同或华人性、对文化规范的理解以及个人关系网络,帮助他们缓解了非华人外国投资者所面临的一些固有风险。海外华人在促进中国向东南亚的对外投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帮助开发主要港口、促进外包工业生产、深化金融关系和扩大分销渠道。^①

李认为,华人社群是中国的一项资产,而这是其他任何正在崛起的大国都无法比拟的。他指出,东南亚的华人主导着大多数东盟国家的私营部门,他们是对中国的重要投资者,也是其他交易的中间人。^②例如,印尼与中国的贸易中估计有90%涉及印尼华人,而且集中在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产业,这些产业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目前,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战略性地发挥华人社群在东南亚的作用提供了契机。

马丁·雅克指出,全球对中国崛起的兴趣极快增长,“华人社群有可能大幅增加,他们会因为中国的地位上升而享有越来越大的声望,并且与中国的关系会更加密切”。^③另外,王赓武认为,中国致力于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即不会被当作让人恐惧的大国,而是因其财富和创造力受到尊敬,这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必要条件——它的侨民可以分享它的荣誉。他进一步断言,对东盟来说,除了在与中国这个新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关系中寻求可持续的平衡之外别无选择。^④

中国充分认识到华人移民社群的重要性,在最近几十年通过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加强了与这个社群的接触。^⑤事实上,在1995年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已经主张“大侨务”。就任国家主席之后,习近平仍

① Huang, Y., "Can a Chinese 'Maritime Silk Route' Cool Tensions in Asia,?" *East Asia Forum*, May 5, 2014,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4/05/05/can-a-chinese-maritime-silk-route-cool-tensions-in-asia/>.

② Lee, J., "The Chinese Diaspora's Role in the Rise of China," *East Asia Forum*, September 14, 2016.

③ Jacques M., "As China's Power Grows, the Diaspora Starts to Flex Its Worldwide Muscle," *The Guardian*, June 11, 2008.

④ Wang, G., "Singapore's 'Chinese Dilemma' as China Rises," *The Straits Times*, June 1, 2015.

⑤ Ding, S., "Chinese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An Analysis of China's New Diaspora Engagement Policies in the Xi Era," Working Paper, Seoul: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2014.

然称侨务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科学技术创新和文化复兴”的“中国梦”的应有之义。^① 21世纪，中国政府倾向于将华人（外国公民中的华裔）和华侨（定居在国外的中国人）合并成一个同质的类别“侨胞”（中国人的海外同胞）。廖建裕认为，当中国领导人认为符合中国的利益时，中国海外华人的国籍问题在战略层面是比较不清晰的。^②

中国政府在管理全球华人媒体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以有效地与移民群体交流，并创造出超越中国边界的跨国现代性和民族主义新形式。^③ 除此之外，中国还参与了全球人才竞争，尤其是海外华人人才竞争，旨在吸引那些已经移民海外的高技术华人人才。^④

其他对华人社群施加战略影响的软实力举措包括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通过这些机构，中国通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向非华裔以及失去语言和文化熟悉度的华人后代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这样的举措使得中国可以对海外华人进行“再华化”，并增强他们与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促使他们可以服务于或者至少是认可中国更广泛的利益。^⑤ 即便有这些措施和努力，学者们仍然认为，尽管全世界的华人共享语言和文化纽带，但在东南亚，大多数华人与中国除了单纯的经济利益之外，并不拥有其他纽带。^⑥

鉴于此，本文将以印尼华人为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动态关系。首先要讨论的是他们的历史轨迹和这个社群的多样性。其次，将讨论在苏哈托时代实施的歧视性同化政策，这一政策迫使华人消除了他们的文化认同。1998年5月苏哈托下台之前，印尼主要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

① Liu, H. and Van Dongen, E., "China's Diaspora Policies as a New Mode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102, 2016, pp. 805 - 821.

② Suryadinata, L.,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7, p. 6.

③ Ding, S., "Chinese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An Analysis of China's New Diaspora Engagement Policies in the Xi Era," Working Paper, Seoul: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2014, p. 10.

④ Liu, H. and Van Dongen, E., "China's Diaspora Policies as a New Mode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102, 2016, pp. 805 - 821.

⑤ Suryadinata, L.,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7, p. 182.

⑥ Chang, A., "Beiji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To Serve the People," NBR Special Report #43,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3.

华暴力事件。此后是改革和民主化的时期,在此期间“华人性”的复兴是显著的。最后,本文对当代印尼华人的文化政治和中国崛起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进行批判性的评估。

一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

印尼华人数量占印尼2.5亿总人口的1.2%,印尼的华人社群是东南亚华人社群中最大的之一。这一少数民族群被王赓武教授(1976年)描述为“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民族身份比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更有问题。自1740年由荷兰人在爪哇进行的第一次种族清洗以来,华人遭受着长期的迫害。从那以后,他们成为社会敌意的靶子,在1998年5月的反华暴力事件中达到了高潮。尽管事实上华人已经在这个群岛上生活了好几代,有些人的血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许多印尼人仍然把他们看作外来者或外国人。^①

事实上,在荷兰殖民统治确立之前,定居在群岛上的华人移民大多数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之中。^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荷兰“种族隔离”的政策,在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人为地创造出一个“华人少数民族群”。^③这些政策植根于偏见的历史种子,在华人和原住民(“土壤之子们”,“土著”印尼人)之间偶尔蓬勃生长,同时也构建出“华人性”。“华人性”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工具,由后殖民时代的印尼政权来操纵。华人往往被认为是替罪羊,特别是当印尼处于危机时。例如,苏哈托总统政权的诞生和灭亡都是以反华暴力为标志的。对于华人的艰难处境,著名印尼文学家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在1960年写道:“自我们祖先存在的那个年代以来,他们(华人)就一直在这里。事实上,他们是在印尼生活和死亡的真正的印尼人。但是他们突然成了外国人,而他们根本不是外国人。”^④

- ① Pan, L.,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Mandarin, 1990.
- ② Reid, A., “Flows and Seepages in the Long-term Chinese Interac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in A.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t Leonards: ASAA Southeast Asia Publications Series, Allen and Unwin, 1996, pp. 15-50.
- ③ Ang, I., “Trapped in Ambivalence: Chinese Indonesians, Victimhood, and the Debris of History,” in Meaghan Morris and Brett de Bary (eds.), *“Race” Panic and the Memory of Migration, Traces 2*,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3.
- ④ Toer, P. A., “Hoakiau di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in Indonesia],” Penerbit Garba Budaya, Jakarta, 1998, p. 54.

二 印尼华人的多元性：“新客”与“土生华人”

从历史上看，印尼华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血统纯粹的、以华人血统为主导的新来者，即“新客”（totok）；另一类是与当地人通婚并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马来群岛定居完全适应本地习俗的“土生华人”（peranakan）。“新客”与“土生华人”的身份区别最初是基于出生地和“种族”。^①由于已经在印尼生活了几个世纪，“土生华人”失去了他们“华人性”的许多特征，大多数华人移民是男性，他们适应了当地的文化、语言、习俗和风土人情，并与当地妇女通婚。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采用了穆斯林的名字和服装，并被荷兰当局认定为土著。^②然而，威廉姆斯认为，直到1900年，大部分的“土生华人”仍然“从未完全融入当地社会”。^③尽管在文化等许多方面他们与当地人实现了深入的融合，但“土生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萨蒙将“土生华人”分为两种：“显性的”（visible）和“非显性的”（invisible）。^④后者是那些融入当地社会的人，比如伊斯兰教皈依者，而前者则是那些坚持部分“华人性”的人，他们能够保留自己作为华人的特点，与当地居民区分开来。

在其他因素中，殖民地的种族等级制度、经济特权、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是同化的主要障碍。在荷兰东印度群岛的殖民社会中，人口被划分为三个拥有不同法律权利和特权的“种族”群体：欧洲人处于顶端，来自外国的东方人（主要是华人）处于中间，而土著则处于底层。处于欧洲人和土著之间的华人是税务人员和贷款提供者，被授予了垄断特权，从事有利

① Somers, M. F.,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Indonesia," Interim Reports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64.

② Salmon, C., "Ancestral Halls, Funeral Associations, and Attempts at Resinic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Netherlands India," in A.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t Leonards: ASAA Southeast Asia Publications Series, Allen and Unwin, 1996, pp. 193-195.

③ Williams, L. 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16*,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Glencoe, 1960, p. 13.

④ Salmon, C., "Ancestral Halls, Funeral Associations, and Attempts at Resinic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Netherlands India," in A.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t Leonards: ASAA Southeast Asia Publications Series, Allen and Unwin, 1996, pp. 193-195.

可图的商业活动,如销售鸦片以及经营赌博机构和当铺。通过向华人提供特许牌照,殖民政府可获得官方收入,这被证明是一种简单而廉价的方式。^① 19世纪,原住民对华人经济地位的提高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对爪哇人而言,华人是吸血者。^② 在殖民时期的种族制度下,华人没有多少动力去融入当地社会,因为这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降和失去一些特权。

学者们还认为,“土生华人”抵制融合(hybridity)体现了“华人沙文主义”和文化优越感。例如阿米欧认为,“‘土生华人’社会靠中国文化的留存,将自己与印尼人社会区分开来。由于中国文化本身的特点,这些留存部分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也是顽强而坚韧的。”^③ 威廉姆斯也提出,华人对自身文明的至高无上的信仰,是与印尼人进行社会交往时面临的主要障碍。^④ 这一点被中国学者李明欢进一步证实,她也认为“中国中心主义或汉中心主义情感,阻碍了华人完全融入当地社会”。^⑤

尽管如此,无论他们多么抵制融合,“土生华人”的确形成一个具有混合性的社群(a hybrid community)。“土生华人”的身份绝不是统一的,它是由种族和父系层面的因素所界定的,即这个群体的身份是由移民的种族和性别来界定和构成的。科佩尔认为,“‘土生华人’是特定地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⑥ 总的来说,“土生华人”说的语言是印尼方言的一种,或者是一种马来语(中式印尼马来语),它成为“土生华人”混合身份的象征。^⑦

① Williams, L. 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16*,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Glencoe, 1960, p. 25.

② Anonymous, "Chinese Control over Rural Trade in Java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n M. R. Fernando and D. Bulbeck (eds), *Chinese Economy Activity in Netherlands India: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the Dutch*,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p. 19-25.

③ Amyot, J., *The Chinese and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Monograph Series No. 2,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73.

④ Williams, L. 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16*,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Glencoe, 1960, p. 15.

⑤ Li, M., "From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o 'Children of Indonesian Soil': Studying Peranakan Chinese Based on the Batavia Kong Koan Archive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4 (2), 2003, p. 223.

⑥ Coppel C., *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2002, p. 108.

⑦ Sim, Chee Cheang, "Banalities of Subalternism: Positing the Tionghua Peranakan in the Colonial Discourse", *Sari*, 20, 2003, pp. 31-38.

中式马来语也叫巴达维马来语 (Batavian Malay)，是当今雅加达方言的前身，它结合了马来语和闽南语的用法，后来借鉴了荷兰语和其他西方语言而得以丰富。^① 印尼语中来自中国方言的外来词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印尼的影响，其中很多词语被用于食物，显现了中国对印尼烹饪文化的影响。^②

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出现了中国人移民印尼的新浪潮，这些华人与“土生华人”形成了对比。与早期男性主导的移民不同，这些新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因此，它使华人男性娶一位中国出生的新娘成为可能，而不是与一位原住民或者“土生华人”结婚，这些移民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新客”社群。^③ 这个社群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因为他们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说不同的中国方言。1930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四个最大的群体分别是福建人、客家人、广东人和潮汕人。然而，与“土生华人”相比，“新客”的内部异质性似乎较小，“土生华人”和“新客”在文化实践、语言和政治形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在 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华人从中国向印尼的移民停止。因此，“新客”社群没有被新移民更新。^④ 这一情况导致以种族、血统和出生地为基础对“新客”和“土生华人”做区分是不现实的。学者们开始采用社会文化的差异来描述这些社群。^⑤ 根据这种界定，“新客”指的是那些在中国文化中长大，把汉语作为交流媒介的华人，尽管他们出生在印尼。“土生华人”则不仅指那些混血的华人，而且指那些不会说普通话或任何中国方言的血统纯粹的、本地出生的华人。^⑥

① Oetomo, D., "Multilingualism and Chinese Identities in Indonesia," in J. Cushman and G. Wang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7 - 106.

② Tan, M. G.,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 Kumpulan Tulisan*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A Collection of Essays], Jakarta: Yayasan Obor Indonesia, 2008, p. 93.

③ Mackie, J. A. C. and Coppel, C. A., "A Preliminary Survey," in J. A. C. Mackie (ed.),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Five Essays*, Melbourne: Thomas Nel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6, p. 8.

④ Coppel C., *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2002, p. 122.

⑤ Suryadinata, L.,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Java: 1917 - 194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⑥ Coppel C., *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2002, Chapter 7.

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两个群体在他们的身份认同、文化、政治和教育观念上都存在差异。例如,“土生华人”说的是中式马来语,去荷兰或马来语学校上学,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倾向于荷兰或印尼。与之相对,“新客”说的是中国方言或普通话,去华人学校上学,与中国有着文化和政治上的密切关系。^①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社群明显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身份,这是由特定的政治或社会环境造成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20世纪初随着印尼泛华人民族主义的增强,华人组织和媒体不断出现,如巴城中华会馆(THHK)、中华总商会和华裔印尼人的报纸——《新报》,导致“土生华人”华人性的更新意识。^②晚到的“新客”则彰显了另外一种华人性,对部分“土生华人”具有吸引力,这些“土生华人”期待获得文化归属感,并且感到他们的混合身份和那种不伦不类的感觉(in-betweenness)缺乏文化上的正宗性(cultural authenticity)。这些“土生华人”参加了巴城中华会馆,这一机构旨在改革“土生华人”生活实践中“腐败”的华人习俗,推动儒家思想,并为华人学校提供现代课程。^③这些“再华化”的“土生华人”开始在文化和政治上重新给自己定位,而这一定位是朝向中国的,因为儒家思想和华人教育“唤醒”了他们作为华人的那种自豪感。^④

在新秩序时期,得到军队支持的同化计划(Assimilation Program)实施后,“新客”和“土生华人”之间的差异逐渐弱化。在这个同化计划下,华人学校、组织和出版社被迫关闭。所有的华人都被迫报名进入印尼人的中学,并说印尼语,即国家通用语。廖建裕认为,在那段时期大多数华人被“印尼化”了,这意味着把“新客”和“土生华人”进行区分的那种两分法被中断。在新秩序中经受了强制的同化后,“新客”和“土生华人”

① Suryadinata, L.,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Java: 1917 - 194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Wilmott, D. E., "The Nation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Interim Report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1956, p. 6.

③ Salmon, C., "Ancestral Halls, Funeral Associations, and Attempts at Resinic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Netherlands India," in A.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t Leonards: ASAA Southeast Asia Publications Series, Allen and Unwin, 1996, pp. 183 - 204.

④ Somers, M. F.,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Indonesia*, Interim Reports Series,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64.

之间的文化鸿沟变窄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维持“新客”文化的办法了。^①

三 苏哈托新秩序时期的同化政策

在1966年到1988年出现新秩序的那个时期，“华人性”被压制，因为印尼政府认为它是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一种安全威胁。1965年未遂政变之后，高涨的反共和反华情绪席卷了整个国家。^② 华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他们在国家经济中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存在，被新秩序的政治家贴上了“华人问题”的标签。^③ 为了管理这“有问题”的少数族群，印尼政府实施了一项得到军方支持的同化政策，即禁止在公共领域表达“华人性”，包括中文名字、学校、组织、媒体和文化习俗。用中文书写的印刷品就像是毒品、色情和爆炸物一样被禁止进口，这一事实表明了印尼政府眼中“华人性”对国家威胁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冷战时期，一种强烈的疑虑四下弥漫，即华裔印尼人是中国潜在的“第五纵队”。这种政治气候导致当地政府和原住民对华人的不信任，并有了对他们进行歧视和文化压迫的理由。^④ 陈志明认为，“对于当时仍在努力被土著民接受的华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⑤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海外华人普遍认同中国的伟大文明，这并不会减少他们对自己所在国家的忠诚。他认为，对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应与对中华人

-
- ① Suryadinata, L.,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Seven Papers*, Singapore: Chopmen Enterprises, 1978, p. 32.
 - ② Suryadinata, L., *Pribumi Indones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A Study of Perceptions and Politics*,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8, p. 138.
 - ③ Allen P.,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rom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Indonesia’,” *Asian Ethnicity*, 4 (3), 2003, p. 387.
 - ④ Sukma, Rizal., “‘Masalah Cina’ Dalam Kerangka Hubungan Indonesia-RRC” [“Chinese Problem” in the Framework of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in I. Wibowo, *Retrospeksi dan Rekontekstualisasi, Masalah Cina* [Retrospection and Recontextualisation of the “Chinese Problem”], PT Gramedia Pustaka Utama, Pusat Studi Cina, Jakarta, 1999, pp. 129 - 146.
 - ⑤ Tan, C. B.,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in M. Jocelyn Armstrong, R. Warwick Armstrong and Kent Mulliner (eds.),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Identities,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urzon Press, Richmond, 2001, pp. 210 - 236.

民共和国的政治认同区分开来。然而,这种理解并没有被新秩序所认可,因为新秩序认为任何与“华人性”有关的东西都与共产党分不开,威胁印尼的国家利益。尽管在冷战结束后这种偏执观念减轻了,并且中国和印尼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它从未完全消失。^①

华人拥有了发展国家经济(和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的特权,但矛盾的是,他们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都被边缘化和受到歧视,包括文化、语言、政治、接受国立大学教育、公共服务和就业等。^②这种持续的、故意的对华人的官方歧视,使华人的“外国性”(foreignness)被不断地再生产,其被置于种族和阶级敌意的弱势地位。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印尼政府的反华立场和印尼社会的反华情绪看上去有所弱化。^③塔希尔认为这是政府同化政策成功的证据,这一政策有效地弱化了华人的“排他性”(exclusiveness)。^④然而,1998年5月,当印尼陷入经济危机之际,反华暴动又一次爆发。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使反华情绪浮出了水面。

四 1998年的反华暴动

1998年,当印尼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时,公众施加给印尼总统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总统辞职。然而,印尼政府却让华人当金融危机的替罪羊,并让他们承担责任。^⑤1998年5月,印尼的几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

① Heryanto, A., "Ethnic Identities and Erasure: Chinese Indonesians in Public Culture," in Joel S. Kahn (ed.), *Southeast Asian Identitie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and London, 1998, p. 105.

② Heryanto, A., "Rape, Race and Reporting," in Arief Budiman, Barbara Hatley and Damien Kingsbury (eds.), *Reformasi: Crisis and Change in Indonesia*, Monash Asia Institute, Monash University, Clayton, 1999, pp. 299 - 334.

③ Purdey, J.,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96 - 1999*,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2006, pp. 219 - 220.

④ Taher, T., *Masyarakat Cina: Ketahanan Nasional Dan Integrasi Bangsa Di Indonesia* [The Chinese Community: National Resilience and Integration in Indonesia], PPIM, Jakarta, 1997, p. 25.

⑤ Budiman A., "Rethinking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i-Chinese and Anti-Australian Sentiment in Indonesia", in Damien Kingsbury and Arief Budiman (eds.), *Indonesia: The Uncertain Transition*,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Adelaide, 2001, pp. 279 - 280.

的反华骚乱。印尼华人的财产被洗劫、抢夺和损毁；许多华人遭到攻击；多达 152 名华裔妇女遭到虐待、强奸和杀害。许多华人家庭惊慌失措，带着他们的资本逃到巴厘岛或海外的安全地区。^①

中国对印尼反华暴行的反应明显是克制的。由于华人是正式的印尼公民，中国没有干涉印尼的“内政”。^② 自 1990 年中国 - 印尼关系恢复以来，两国双边关系良好，中国不愿损害这一关系。

尽管如此，1998 年 5 月的政治事件迫使苏哈托下台，并使华人在印尼国家中的地位“有问题”这一点更加突出。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了华裔印尼人经历的创伤，并指出他们在骚乱的影响下所经历的身份认同危机。^③ 1998 年 5 月的悲剧之后，华人不再沉默了。他们反对那些长期以来把他们随意当作替罪羊的做法。正如印尼华人建筑师周福源所言：“这次创伤事件似乎是一记警钟：许多通常害怕卷入政治的华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冒险参与其中，那么政治就会轻而易举地摧毁我们。”^④

华人利用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化进程和改革，建立了政党、非政府组织和行动团体，为废除歧视性法律、捍卫他们的权利和促进印尼各族群之间的团结而奋斗。在文化领域，华人利用促进多元性（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改革氛围，来保护他们长期受到压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遗产。

五 印尼后苏哈托时代的最新发展

1998 年苏哈托政权的倒台，标志着威权主义新秩序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新的变革、民主时代的开始。对印尼的华人少数族群来说，这一

① Purdey, J.,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96 - 1999*,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2006.

② Suryadinata, L.,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7.

③ Bachrun, R. and Hartono, B., “Krisis Identitas Diri pada Kelompok Minoritas Cina” [Identity Crisis among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Harga yang Harus Dibayar: Sketsa Pergulatan Etnis Cina di Indonesia* [The Price to be Paid: Sketches of the Ethnic Chinese Struggle in Indonesia], I. Wibowo (ed.), Gramedia Pustaka Utama and Pusat Studi Cina, Jakarta, 2000, pp. 35 - 59.

④ Zhou, Fuyuan, “Where Do We Belong?”, *Asian Ethnicity*, Vol. 4, No. 3, 2003, p. 454.

改革带来了让他们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并恢复以前受压迫的文化认同的机会。^①后苏哈托时代的特征是在法律方面出现很多的变革,包括废除对华人的公民身份、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各种歧视性法律;华人填写官方申请表格时,不再需要强制提交作为公民身份证明的附加文件;官方术语不能继续使用“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废除禁止研究汉语的法律;宣布农历新年为国家节假日;禁止使用贬义词“Cina”(支那)指代华人。

在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华人性”是一种得到庆祝的“族群商品”(ethno-commodity)。这一点在春节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唐人街、寺庙和主要的购物中心都装饰了吉祥的红色饰品,还有丰富多彩的舞龙舞狮表演。大众传媒纷纷推出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节目,从观众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的游戏节目,到以“风水”和算命为主题的华人脱口秀节目。^②30年前(1966年到1998年)苏哈托总统掌权时,这些场景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随着之前被否定的华人法律权利逐渐恢复,华人的文化和身份在印尼得到了复兴。“华人性”的复兴包含语言、宗教、媒体和政治,以及文化符号和实践,还有前面提到的农历新年的公开庆祝仪式。^③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所提供的经济机遇,使海外华人对他们的文化遗产和身份产生了新的自豪感。可以认为,在后苏哈托时代,这种华人身份的复兴是由“原始的华人性”(primordial Chineseness)主导的,这是一套自然的、固定的和精练的理念,从根本上建立在传统、语言、世代传承、物质属性和“文化”的基础上。这样的“华人性”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老一代“新客”商业精英们的推动和资助,他们热衷于复兴苏哈托当政前的“黄金时代”,当时华人的学校、协会和媒体都很繁荣兴旺。此外,这种“华人性”的原始版本可以得到全球华人社群的认同,因而可以被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加以利用,来开发中国的资本网络,并在和中国以及华人社群中的

① Hoon, C.-Y.,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Brighton and 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8.

② Hoon, C.-Y., "More than a Cultural Celebration: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New Year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3, 2009, pp. 90-105.

③ Hoon, C.-Y.,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Brighton and 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8.

其他成员做生意时赢得信任。^①

尽管有这些积极进展，但印尼在实现多元平等（equality-in-diversity）的实践中仍然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华人少数民族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受到潜在的偏见和歧视。

六 中国的崛起和印尼的华人

2005年，苏西洛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内容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这是两国关系的“分水岭”。在政治、国防、安全、法律、经济和社会文化合作的共同作用下，2010年1月，两国批准了一项为期5年的“行动计划”，这一计划致力于“基于技术合作的双边对话机制，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以及资金安排上进行合作”。^②这意味着印尼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威胁的认知有所减弱。^③从文化上来说，除了华人在印尼的“再华化”，华裔印尼文化在中国也得到了官方的推动。例如，2011年5月，超过300名印尼华人参加了在福建省举行的印尼文化活动，这是印尼华人祖先的故乡，该活动旨在“加深古老的家族纽带”。^④

中国的崛起使华人社群对复兴“华人性”的兴趣得到提升。^⑤新的通信技术使全球华人社群能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当代印尼，被同化的印尼华人的“华人性”的重新塑造，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20世纪早期的泛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土生华人”的“再华化”。随着中国崛起后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洪美恩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会有地方方言、

① Menkhoff, T., Chay, Y. W., Evers, H. -D. and Hoon, C. -Y., "Introduction: Coping with Change-Understanding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Behavior," in Thomas M., Chay Y. W., H. -D. Evers and C. -Y. Hoon (eds), *Catalyst for Change: Chinese Business in Asi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4, pp. xxiii - lx.

② Nabbs-Keller, G., "Growing Convergence, Greater Consequence: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loser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Security Challenges*, 7 (3), 2011, p. 32.

③ Tjhin, C. S., "Indones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Productive and Pragmatic, but not yet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a Report*, 48 (3), 2012, pp. 303 - 315.

④ Nabbs-Keller, G., "Growing Convergence, Greater Consequence: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loser Indonesia-China Relations," *Security Challenges*, 7 (3), 2011, p. 32.

⑤ Kuehn, J., Louie, K. and Pomfret, D. M., "China Rising: A View and Review of China's Diasporas since the 1980s," in Kuehn, J., Louie, K. and Pomfret, D. M. (eds.), *Diasporic Chineseness after the Rise of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 2013.

本土化、混合的华人社群身份的空间,或者他们是否会被越来越多地被“全球中国”的同化、本质化和民族化的力量所压倒?答案似乎很明显,至少在印尼华人看来是这样的。^①

在将印尼华人称为“经济民族”的时候,唐志强认为,印尼华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的生存,并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文化标志,还依赖于经济。^②的确,成长在苏哈托政权时代的印尼华人的民族身份,更恰当地说是由他们的阶级身份而不是文化所界定的,即他们是占据中产阶级地位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说中文的能力。因此,华人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可以通过商业网络来维持经济和民族生存形成的共同身份。

对于印尼和其他许多东盟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不是一种空洞的言辞,在经济上具有重要影响。2016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印尼的第三大投资国,仅次于新加坡和日本,为印尼带来16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彭博新闻社,2016年11月1日)。中国与印尼日益加深的经济联系也反映在其他一些雄心勃勃的项目中,这些项目包括在群岛修建公路、港口和铁路。此外,预计印尼将成为东南亚国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受益者,该倡议旨在向基础设施项目投入约870亿美元。^③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不断增加,为中国提供了在该地区华人社群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徐雪梅指出,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用“桥”来比喻海外华人,这体现了这一群体的中间人角色,即在他们的所处国家和他们的祖国之间建立联系。当中国最初开放经济吸纳国外投资时,海外华人的投资在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多达三分之二。^④海外华人可以利用他们的“华人性”和个人网络来降低非华人投资者所面

① Ang, I., "No Longer Chinese? Residual Chineseness after the Rise of China," in J. Kuehn, K. Louie and D. M. Pomfret (eds.), *Diasporic Chineseness after the Rise of China: Communities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3, pp. 17-31.

② Tong, C. K., *Ident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③ The Jakarta Globe, "The Only Way is Up for Indonesia i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Jakarta Globe*, May 18, 2016, <http://www.jakartaglobe.beritasatu.com/business/way-indonesia-chinas-one-belt-one-road-initiative/>.

④ Setijadi, C., "'A Beautiful Bridge': Chinese Indonesian Associations, Social Capital and Strategic Identification in a New Era of China-Indonesia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102) 2016, pp. 822-835.

临的一些固有风险。黄却认为，这一群体在促进中国在东南亚的对外投资方面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①

现在，“华人性”已经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源和民族商品（ethno-commodity），可以有助于印尼华人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中国所采取的经济举措已经成为印尼华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再华化”（resinicize）的主要动力，包括通过重新加强他们的宗亲联系来使其学习普通话以及热情地消费中华文化产品。徐雪梅观察到，印尼华人企业家在与中国同行打交道时，会从战略上表现出他们的“华人性”，从而创造一种原始的亲和力。^②然而，尽管他们可能有语言和文化上的相似之处，但观察人士认为，除了出于纯粹的经济利益和投资获利考量之外，东南亚大多数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③

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受到周边国家的欢迎，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巨大贸易机会摆在了它们的面前。然而，过去几年里，针对中国对印尼经济影响力的上升，印尼国内一直存在一些担忧。其中一些担忧在本质上是具有排外性的，而另一些则更多基于对经济竞争的忧虑。前者偶尔表现在媒体和政治上，对印尼华人政治家或者商人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民族主义和忠诚问题颇有微词。^④后者可以在媒体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报道中体现出来，这种担忧被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所造成的恐慌所主导。最近，随着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有传言称1000万~2000万中国人会涌入印尼从当地人那里抢走蓝领工作，这一传言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当雅加达前省长钟万学被指控亵渎伊斯兰教时，

① Huang, Y., "Can a Chinese 'Maritime Silk Route' Cool Tensions in Asia?," *East Asia Forum*, May 5, 2014,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4/05/05/can-a-chinese-maritime-silk-route-cool-tensions-in-asia>.

② Setijadi, C., "'A beautiful bridge': Chinese Indonesian Associations, Social Capital and Strategic Identification in a New Era of China-Indonesia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102), 2016, pp. 822 - 835.

③ Chang, A., "Beiji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To Serve the People," NBR Special Report #43,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3; Huang, Y., "Can a Chinese 'Maritime Silk Route' Cool Tensions in Asia?," *East Asia Forum*, May 5, 2013;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4/05/05/can-a-chinese-maritime-silk-route-cool-tensions-in-asia/>; Tong, C. K., *Ident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④ Tjhin, C. S., "Indones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Productive and Pragmatic, But Not Yet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a Report*, 48 (3), 2012, pp. 303 - 315.

这一谣言正处于巅峰时期,这表明它不仅是排外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路透社,2017年4月18日)。尽管佐科·维多多总统迅速否认这一没有根据的传言,但有关中国对印尼经济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仍然是一个敏感问题,可能最后会让印尼华人承受打击。

七 结论

本文对崛起的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社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本文以印尼华人社群为个案,对他们“有问题”的少数民族的身份之谜和历史轨迹做了细致的探讨。考察了“华人性”对这一群体的意义,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意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从而证明了身份认同的可变性和工具性。后苏哈托时代的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开辟了新的空间,让印尼华人得以重新发现他们的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而这一时期恰逢中国在全球经济、军事和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中国崛起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在当代印尼的战略重建。同样的情况也极有可能发生在东南亚许多被同化的华人身上,他们现在获得了重新挖掘自己的民族身份和遗产的动力,以便与中国一同崛起。目前,“华人性”在东南亚华人中主要被视为一种经济资产。然而,无法预测这些华人在中国与东盟之间经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将要承受哪些潜在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本地企业家觉得受到了威胁,而且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由于南海争端等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而受到损害。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 Case Study in Indonesia

Abstract The ethnic Chinese living in the Southeast Asia are leading private sectors in most member states of ASEAN. They are both investors that are important to China, and middlemen of many relevant trading activities. Due to China's continuous rise and the emerging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is region may be increased by a large

margin,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communities and China will become even closer. This paper takes a case study on the ethnic Chinese living in Indonesia, and explores the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Firs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traces and diversity of these communities. Second, it takes a discussion on the discriminative policy of coercive assimilation, which was enforced by former Indonesian leader Suharto, with a description on how this policy eliminated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ethnic Chinese. Finally, this paper takes an evaluation of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 and assess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s of them since the rise of China.

Keywords Rise of China; Southeast Asia;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Indonesia

Author Hoon Chang Yau, Director of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unei Darussalam.